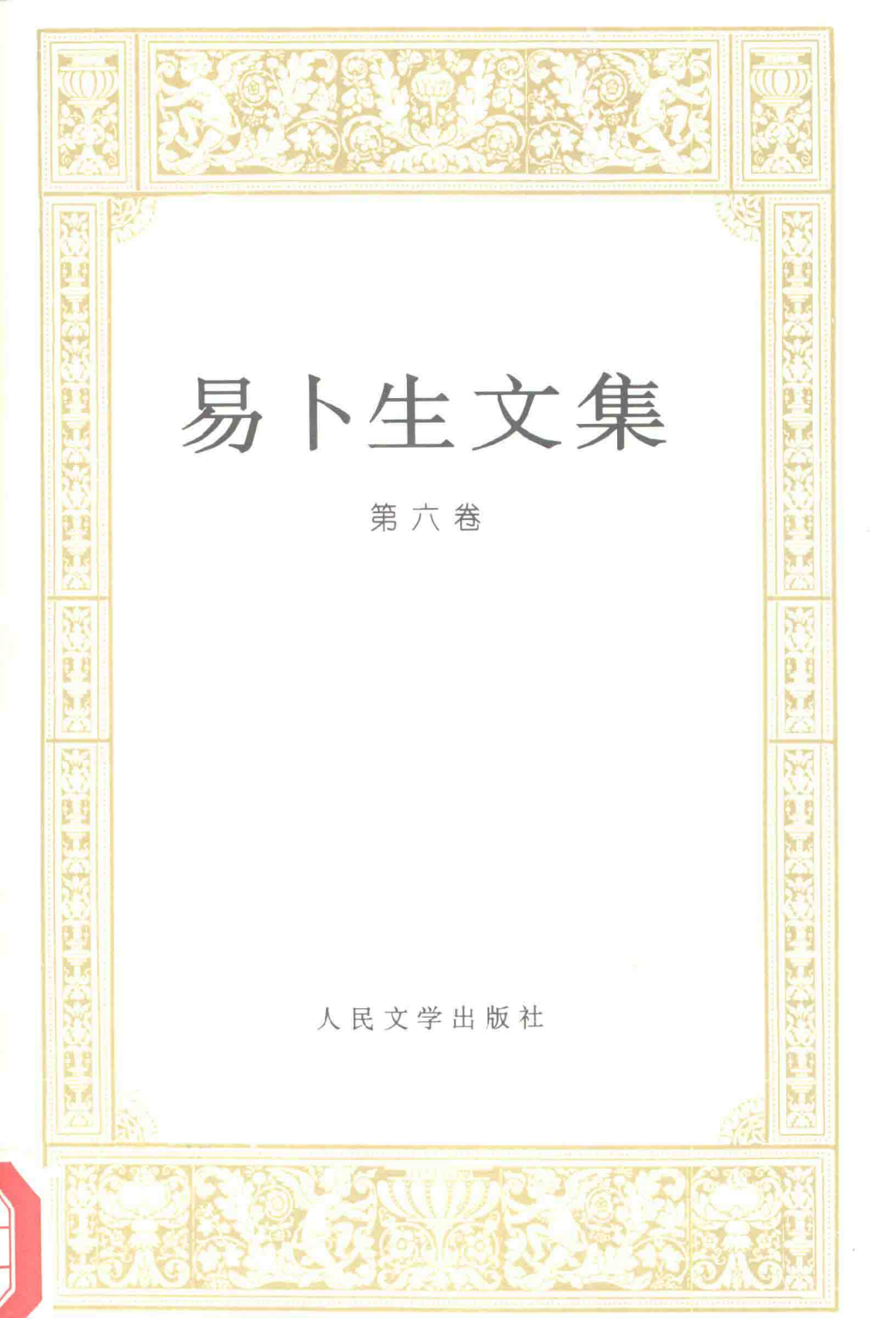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易卜生文集

第六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〔挪 威〕

易卜生文集

第 六 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易卜生文集 第六卷/(挪威)易卜生著;潘家洵译.
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5.5

ISBN 7-02-002135-2

I. 易… II. ①易…②潘… III. ①戏剧-作品集-挪威
-近代②易卜生-戏剧-作品集-近代 IV. I533.309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0295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312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2

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-5,000

定价 24.50 元



作者像

目 次

野鸭	1
罗斯莫庄	125
海上夫人	225
海达·高布乐	331

野 鸭

(1884)

潘 家 洵 译

【题解】

五幕悲喜剧《野鸭》发表于一八八四年十一月。早在这一年九月初,易卜生就在一封信中预告,这个剧本和他过去的剧本在许多方面不一样,很可能引起争论。它可能把年轻的作家引上新的创作道路,可以说这是件“很好的事”。这里指的是他过去所宣扬的缺乏理想的危险性,现在开始强调强迫别人接受不切实际的“理想”的危险性,还有他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。一八八五年一、二月间,这出戏在挪威、瑞典、丹麦各大剧院上演,舞台效果很好。关于这出戏的评价,也如剧作家自己所说,有人赞叹不止,有人竭力反对,意见分歧是明显的。

剧情是在两个家庭间展开的,一个家包括工商业资本家老威利和他的儿子格瑞格斯,另一个家包括照相馆老板雅尔马,他的父亲老艾克达尔中尉,妻子基纳和女儿海特维格。启幕之前,两家已有一段纠葛。艾克达尔和威利曾合伙经营一家林业公司,由于非法交易而受到政府取缔,狡诈的威利说他什么也不知道,结果艾克达尔一人承担全部罪责。艾克达尔出狱时,一点办法也没有,威利让他在办公室抄写文件,报酬优厚。他还把自己玩弄过的女仆基纳许配给雅尔马,并资助雅尔马学照相,成家立业。充满幻想的格瑞格斯对父亲很不满意,长期在父亲的一座矿山工厂工作。

启幕时,格瑞格斯从矿山工厂返回家里,在父亲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,会见了少年时代的好友雅尔马,对父亲欺侮雅尔马一家人的卑劣行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,对雅尔马和老艾克达尔

的虚假的“平静生活”忧心忡忡。在父与子的一场争吵中，他立志做一个“揭示真理的人”，向威利表达了自己的怨恨。他抨击父亲不忠实于母亲、玩弄女人、嫁祸别人的罪过。他还拒绝了父亲提出加入公司、“合伙做买卖”的建议。格瑞格斯离开了家，租借雅尔马的房屋居住，表示他与父亲决裂，并且决心按照自己主观确认的“理想的要求”行事。他认为雅尔马和他家所饲养的一只折了翅膀的野鸭一样，“扎到了水底，死啃着海草”，更为严重的是中了泥塘毒气，“陷落在阴暗地方等死”。他打算救出雅尔马，以此为“做人的使命”。在雅尔马家吃午饭时，格瑞格斯再次宣传自己的观点，引起瑞凌医生的强烈不满。瑞凌说格瑞格斯犯了一种“正直病”、“民族病”，也就是“过度自以为是症”。格瑞格斯把“顽固”当做“坚持真理”，竟向雅尔马讲了基纳和老威利通奸怀孕后出嫁的丑事，希望他们相互坦率地交心，从此过不掺杂任何欺骗的真实的夫妇生活。但事与愿违，这一对夫妇的好日子被他搞得一团糟。雅尔马逼迫基纳坦白真情之后，既无力控制自己的情感，又无法建立新的生活。他开始疏远妻子，怀疑和厌恶海特维格（嫌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）。海特维格过生日的前一天，威利通过索比太太给海特维格带来一封信。信封里装着“送礼的字据”，说老艾克达尔不必再干抄写工作了，每月可到办公室支取一百元，而且老头子死后，这笔钱都归于海特维格。雅尔马为此大发雷霆，竟要离家出走。

雅尔马尚未远行，悲剧就发生了。天真烂漫的海特维格明白自己的身世后，感到无比的羞辱，受到极大的刺激，痛不欲生，竟开枪自杀。海特维格的惨死，给雅尔马和基纳带来了“和解”。雅尔马问基纳：“往后的日子你还过得下去吗？”基纳回答：“咱们俩一定得互相帮着过下去。”

人 物 表

威利——工商业家
格瑞格斯·威利——他的儿子
老艾克达尔
雅尔马·艾克达尔——他的儿子,照相馆老板
基纳·艾克达尔——雅尔马的妻子
海特维格——他们的女儿,十四岁
索比太太——威利的女管家
瑞凌——医生
莫尔维克——神学家
格罗勃格——威利的管账员
培特森——威利的用人
颜森——临时雇用的茶房
一位苍白臃肿的客人
一位秃顶的客人
一位眼睛近视的客人
另外六位男客——在威利家参加宴会的客人
几个临时雇用的茶房

第一幕在威利家,其余四幕都在雅尔马·艾克达尔家。

076121

第 一 幕

[在威利家，一间又讲究又舒服的书房，摆着软垫弹簧家具和书橱。屋子当中有一张写字台，上头堆着纸张文件。几盏罩着绿罩的灯，射出柔和光线。屋子后方，一对敞开的折扇门，门帘向两边拉开。从门里望进去，可以看见一间漂亮大屋子，许多吊灯和分枝烛台把屋子照得辉煌明亮。前方右首（在书房里），有一扇呢布小门，通到威利的办公室。前方左首，有个壁炉，烧着通红的煤火。再靠后些，有一个通饭厅的双扇门。

[威利的用人培特森穿着制服，临时雇用的茶房颜森穿着黑衣服，两人正在收拾书房。在后面那间大屋里，两三个临时雇用的茶房正在来回走动，布置屋子，再多点几支蜡烛。饭厅里传出一阵阵谈笑声，过了会儿，听见有人用刀子敲敲酒杯，声音才安静下来。接着，有人提议敬酒，一阵欢呼鼓掌之后，又传出嗡嗡的谈话声音。

培特森 （把壁炉架上的一盏灯点着，罩上灯罩）颜森，你听他们多热闹！老头子正在站着讲话，唠唠叨叨地恭维索比太太。

颜 森 （把一只扶手椅推到前面）人家说他们俩是——很好的朋友，不知道这话靠得住靠不住？

培特森 谁知道！

颜 森 我听人说，他年轻时候是个风流活泼的家伙。

培特森 也许是吧。

颜 森 人家说，他今天请客是为他儿子。

培特森 不错。他儿子昨天回来的。

颜 森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威利先生有儿子。

培特森 嗯，威利先生是有个儿子。不过他儿子老在赫义达工厂里待着不动窝儿，我在这儿当差这么些年了，他没进过一次一回城。

一个茶房（在里屋门口）培特森，这儿有个老头儿要——

培特森（嘟哝）讨厌！是谁？

〔老艾克达尔从里屋右首出来。他身上穿着一件破旧高领大衣，手上戴着一双无指毛线手套，手里拿着手杖和皮帽子，胳膊底下夹着个棕色纸包。头上带着肮脏的棕红色假发，嘴上留着一撮灰白小胡子。〕

培特森（走过去）天啊——你上这儿干什么？

艾克达尔（在门口）培特森，我有事要上办公室。

培特森 下班已经一个钟头了，并且——

艾克达尔 大门口的人跟我说过了。可是格罗勃格还在办公室。培特森，做个好事吧，让我从这儿溜进去。（指着呢布小门）我走这儿不是头一回了。

培特森 好，让你过去。（开门）可是记着，出去时候不许抄近道，我们这儿有客，你知道。

艾克达尔 我知道，我知道——嗯！谢谢你，培特森，老朋友！
谢谢！（低声嘟哝）傻家伙！

〔艾克达尔走进办公室，培特森随手关上门。〕

颜 森 那老头儿也是办公室职员吗？

培特森 不，不是职员，他只是个临时抄写稿件的人。可是艾克

达尔这老头儿从前是个大阔佬。

颜 森 看上去他是个见过世面的人。

培特森 可不是吗！你知道，他当过军官。

颜 森 真的吗？

培特森 一点儿都不假。可是他后来改行了，搞的是贩运木料什么的买卖。人家说，他从前干过一桩很对不起威利先生的事儿。那时候他们俩是合伙经营赫义达工厂的老板。喔，我跟老艾克达尔熟得很。我们俩在埃吕森大娘酒铺里，苦酒淡酒的不知喝过多少回。

颜 森 看样子他不像有钱会酒账。

培特森 喔，颜森，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我会账喽。我觉得，对待过好日子的人客气点儿，总没什么坏处。

颜 森 后来他破产了吗？

培特森 不止是破产，他还坐过监。

颜 森 坐过监！

培特森 也许是进过悔过局。（听）嘘！他们散席了。

〔两个茶房从里面把饭厅门拉开。索比太太跟两位男客一边说话一边走出来。接着，大家陆续都出来了，威利也在其中。雅尔马·艾克达尔和格瑞格斯·威利两人走在最后。〕

索比太太 （走过培特森身旁的时候吩咐他）培特森，叫他们把咖啡开在音乐室里。

培特森 是，太太。

〔她跟两位男客走进里屋，转向右首下。培特森和颜森也走同一方向下。〕

苍白臃肿的客人 （向秃顶客人）嘿！这桌酒席！把它吃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！

秃顶的客人 嗯,要是多卖点儿力气,三个钟头工夫肚子里可以装得下好些东西。

苍白臃肿的客人 话是不错,可是东西到了肚子里,哼,我的爵爷啊!

另一位客人 我听说,咖啡和樱桃酒都在音乐室喝。

苍白臃肿的客人 好!这么说,也许索比太太要给咱们表演个音乐节目了。

秃顶的客人 (低声)我希望索比太太将来别表演咱们不爱听的节目!

苍白臃肿的客人 喔,她不会! 柏塞^①决不会对不起她的老朋友们。

〔他们一阵大笑,走进里屋。〕

威 利 (无精打采,低声)格瑞格斯,我想谁都没觉得。

格瑞格斯 (瞧着父亲)没觉得什么?

威 利 你也没觉得吗?

格瑞格斯 爸爸,你说什么?

威 利 你没觉得咱们刚才吃饭是十三个人。^②

格瑞格斯 是吗?咱们是十三个人?

威 利 (向雅尔马瞟了一眼)我们平常宴会是十二个人。(招呼客人)诸位先生,请走这边!

〔威利陪着客人从后转向右下,这里只剩下雅尔马和格瑞格斯。〕

雅尔马 (已经听见他们父子的谈话)格瑞格斯,今天你不该邀

① 柏塞是索比太太的名字。

② 这是个迷信。西方认为十三是不吉利的数目,尤其在十三个人同席吃饭的时候。

我来吃饭。

格瑞格斯 什么话！我父亲算是为我请客，我怎么能不邀我唯一的好朋友？

雅尔马 可是我看你父亲不大愿意。你要知道，我一向跟他完全不来往。

格瑞格斯 我也听说过。可是我想见见你，跟你谈谈话，并且我也一定住不长。噯，咱们两个老同学这些年太疏远了。咱们有十六七年没见面了。

雅尔马 有那么些年了吗？

格瑞格斯 怎么没有。你过得怎么样？看样子你挺不错。人也胖了，个子也差不多长结实了。

雅尔马 “结实”倒说不上，可是我比从前精神点儿了。

格瑞格斯 这话不假。你的外表真是好极了。

雅尔马（声调凄惨）噯，心里可就难说了！不瞒你说，我心里满不是那么回事儿！你一定听说过，咱们分手之后我们家遭的那场大祸。

格瑞格斯（声音低了些）现在你父亲日子过得怎么样？

雅尔马 别提那个了，老朋友。我那苦命爸爸当然跟我在一块儿过日子。除了我，还有谁照顾他。你可以想得到，一提起这件事，我心里就难受。别提了，倒不如你给我说说你在厂里的情形吧。

格瑞格斯 我在厂里很清闲自在——有的是工夫想长想短的。过来，咱们坐舒服点儿。

〔他自己在壁炉旁边一张扶手椅里坐下，把雅尔马按在并排的另一张扶手椅里。

雅尔马（感慨）格瑞格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很感激你今天邀我来吃饭，因为我觉得这是表明你对我的仇恨已经一笔勾销了。

格瑞格斯（诧异）这话从哪儿说起？我怎么会对你有仇恨？

雅尔马 最初你当然有。

格瑞格斯 什么叫最初？

雅尔马 就是那桩倒霉事儿刚发生的时候。那时候也难怪你恨

我。那场——那场大祸差点儿没把你父亲拖累在里头。

格瑞格斯 我又何必为那件事恨你？这个想法是谁给你提的？

雅尔马 格瑞格斯，我知道你恨过我，这是你父亲亲口告诉我的。

格瑞格斯（吃惊）我父亲！哦，是了。嗯。是不是因此你就不跟我通信了？一个字都不写了？

雅尔马 是的。

格瑞格斯 甚至后来你决定开照相馆的时候还是不给我写信？

雅尔马 你父亲说，我最好别给你写信，什么事都不必告诉你。

格瑞格斯（瞪着眼睛发愣）唔，唔，也许我父亲的说法是对的。

可是，雅尔马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：你对于目前的处境不是很满意？

雅尔马（轻轻叹口气）喔，我很满意；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事情。起头时候，这是你可以想得到的，我觉得有点儿不习惯。一切事情完全是新样子。不用说，我的境遇也完全改变了。我父亲的事业是一败涂地了——那份儿丢脸，那份儿受气，喂，格瑞格斯！

格瑞格斯（替他难受）是，是，我知道。

雅尔马 我没法儿再在大学念下去了。家里一个钱都拿不出来，不但没有钱，还欠了好些债——我记得主要是欠你父亲的债。

格瑞格斯 唔——

雅尔马 干脆一句话，那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跟我的旧环

境、旧关系一刀两断。你父亲格外怂恿我走这条路。既然他对我那么关心——

格瑞格斯 我父亲对你关心？

雅尔马 他非常关心，难道你不知道？你猜我学照相和开照相馆的费用是哪儿来的？告诉你，那些事儿很得花几个钱。

格瑞格斯 那些费用都是我父亲拿出来的？

雅尔马 可不是吗，老朋友，你还不知道？我听他说，那些事他都写信告诉过你。

格瑞格斯 帮你开照相馆的事他一字没提过。他一定是忘了。

我们父子通信一向只谈业务。这么说，是我父亲——？

雅尔马 一点都不错。他不愿意别人知道，其实是他一手帮忙。不用说，帮我结婚的也是他。难道你——难道你连这件事也不知道？

格瑞格斯 我不知道，一个字都没听说过。（推推雅尔马的胳膊）可是，亲爱的雅尔马，我没法形容这件事怎么使我又高兴又惭愧。也许，在有些事上头，倒是我错怪了父亲。这件事证明他还有心肝，证明他良心上的责备——

雅尔马 良心上的责备？

格瑞格斯 嗯，嗯，不论怎么说都行。喔，我听见父亲做这件事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。这么说，你是个有老婆的人了，雅尔马！我可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。结了婚你一定很快活吧？

雅尔马 非常快活。我老婆又贤惠，又能干。并且她也不是没有文化。

格瑞格斯 （有点诧异）当然。

雅尔马 你看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。她每天跟我的接触——。并且我们还认识了一两个了不起的人，他们常上我们那儿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再看见基纳的时候恐怕不大认识